蜀山劍俠傳/1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一回　窮搜巖澗 手揮劍氣晃銀河　直上蒼穹 足踏雲流行紫昊

下一回▶

笑和尚和金蟬飛到莽蒼山時業已深夜，先尋了一處樹林打坐，養神斂息。不久天明起身，看了看地勢，並不中意。重又飛身空中，留神觀察適當地點。笑和尚昔時雖曾路過，無奈此山面積太大，路徑不熟，飛了許多地方，一些朕兆都沒有。明知此山太大，要尋覓那口飛劍，無殊大海撈針。恐怕誤事，祇得落下，先尋了一個山洞存身，向金蟬借了一口雌劍，學了口訣用法。苦行頭陀所傳，與峨眉劍法原是殊途同歸，當時便能使用。雖然霹靂劍不比尋常，初學難於駕馭，仗着笑和尚功夫本來精純，至多約有五七日，便可運用純熟，略放了一些寬心。決計先將此劍練習純熟，再去尋找那一口長眉真人遺藏的飛劍，能到手更妙，不能也不妨事。金蟬終是喜事，因知英瓊縱然將人救回，還要來盜溫玉，絕不會相遇不上。將劍法傳了笑和尚，便由他在洞中凝神修煉，獨自一人，離了山洞，到處尋找英瓊下落。因昔日曾聽英瓊說，當初曾被一羣馬熊、猿猩將她擡往一個大山洞內，那便是埋藏溫玉之所，祇須發現大羣馬熊、猿猩，便不難跟蹤尋覓那座山洞。尤其那山洞，據母親飛劍傳書上說，裏面還有一個厲害妖人，正想獨吞那塊溫玉，必有形迹顯露，豈會尋找不見？他不知走錯了方向，自己身在山南，昔日英瓊所住的山洞卻在山北一個環谷之中，外有密林掩覆，路徑甚是隱僻曲折，身經其地尚且不易發現，何況又是駕劍光在空中尋找，縱然一雙慧眼能辨毫芒，也難轉折透視，一直尋到天黑，毫無蹤影。順便採了些松仁果實，摘了一個乾葫蘆，用劍掏空，裝了一葫蘆山泉，回洞與笑和尚同喫。

第二日一早，又去尋找。似這樣尋了三四日，俱未尋見。猛想起英瓊盜溫玉並非易事，預計還得好些時日，經過多少麻煩，纔能到手。漫說她用紫郢劍和妖人爭鬥，不會不露形迹，就是那一鵰一猿，俱是龐然大物，焉有不見蹤跡之理？定是日裏潛伏，夜晚纔去動手，也說不定。想到這裏，決定晚間再去尋找。這日晚間，恰巧笑和尚已將霹靂劍運練純熟，二人約好一同尋找，由黃昏時分，直找到半夜，猛見西北方遠處有一道銀光，疾如流星，直往正北山凹裏飛投下去。笑和尚見那劍光非比尋常，雖看不出是何派中人，絕非異教所有，好生驚奇。急忙同駕劍光，跟蹤飛去，落地一看，竟是一處广崖，下臨清流，崇岡環抱，稀稀落落地生着數十棵大楠樹，古榦撐天，濃蔭匝地，月明如水，光影浮動，時有三四飛鶴歸巢，鳴聲唳天，越顯景物幽靜。遍尋那道銀光下落，已無蹤跡。又等了一會兒，並不見他二次飛起，心中好生納悶。猜他不曾去遠，必在附近巖穴之中隱身。雖然事不關己，因見那道銀光正而不邪，不是同門，也是同道之士。此山早有妖人盤踞，如是一向在此潛修，必難兩立；要是新從別處趕來，必有所爲。惺惺相惜，總想尋出一個下落，與那人見上一面，看看到底何許人也。

找來找去，找着一個山洞，甚是寬敞潔淨，連外面風景都比前幾日所居要強得多。便決定移居在此，就便尋訪那道銀光的下落。商議既定，同出洞外，飛身上空，四外觀察。這時朗月疏星，猶自隱現雲際，東方已現了魚肚色。一會兒日出天明，四圍山色蒼翠如染，遠處高山尖上的積雪，與朝霞相映，變成濃紫，空山寂寂，到處都是靜蕩蕩的。二人飛行巡視了一陣，那道銀光還是神龍見首，不再出現。最奇怪的是，連尋了好幾天，竟沒一處似英瓊當時所說的景緻，雖有時也看見許多虎豹豺狼、野鹿黃羊之類的野獸，獨沒遇見過一猩一熊。

金蟬暗自奇怪。末後採了些山果，取了些清泉，迴轉洞中，纔看出洞外巖壁苔蘚中，還隱隱現有「奧區仙府」四個古篆。入洞細看，那洞坐東朝西，沒有出路，四壁鐘乳瓔珞下垂，宛如珠簾。雖甚整潔廣大，除了洞外景物幽秀外，並無甚麼奇特之處，顯然與洞壁所題不符。當時也未在意，一同坐下，互相談說。笑和尚道：「想不到昨晚看得那般仔細，相隔又不甚遠，那道銀光竟未發現，我近來真是越修越往後退了。」金蟬道：「誰說不是？李英瓊師妹明明在此山中，我前後尋了這幾日，連個影子都未找見，真是古怪。我們還是先找師祖遺藏的那口寶劍吧。」笑和尚道：「人都尋找不見，那口寶劍，外面必有法術符籙封鎖，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，適纔我在空中，見此山有許多地方甚是靈奇幽奧，還有極隱祕之處。莫看我們穴中尋找，一目瞭然，反倒難於發現。離往百蠻山去，還有好多天，我借你飛劍已能應用，閒着也是閒着，莫如從今日起，我們實事求

是，窮幽探奧，步行尋找那藏溫玉的古洞。想和凝碧崖一般，別有洞天，就連那口寶劍，也會在無心中發現，都說不定。」

金蟬聞言，猛想起道：「我們初出來時，家母來書曾說，余英男失陷在山陰一個風穴之內。李師妹如去過，必有些蹤跡可循。連日都以爲英男妹已被李師妹救出，祇注意那藏溫玉的古洞，竟未想到風穴。莽蒼山雖是李師妹舊遊之所，你想她當時並未成道，是由猩、熊將她擡到那裏，後來又走了好多天，纔遇見我們同返峨眉，沿途路徑，如何記憶得真？她有鵬、猿引導，自然容易尋到。我們僅憑這想象情形，來時我又不曾想到這裏來，祇知在山南一面尋找。這山有千百里方圓，無怪乎難於找到了。至於那口寶劍，據說不久三英相見，縱不能爲你所得，也該是出世之時了。我們再往山陰一帶看看，祇須尋到那風穴，總可尋着一點迹兆。你看如何？」笑和尚聞言稱是，二人一同起身出洞，先端詳了一下方向，捨卻明顯之處，專往狹窄幽僻的崖徑尋找。

且行且說，所談盡是以前舊事和英瓊得劍經過。剛走到昨晚降落之地，金蟬的眼尖，看見北山密林掩覆中，後面广崖中間，似有一條尺許寬的狹縫，從叢樹隙裏望過去，彷彿看見裏面花樹藤蘿，交相披拂。不由動了好奇之想，拉了笑和尚，徑往密林裏走了過去。近前一看，那片峻險高崖，依然一片完整，並無縫隙。若在別人，必然回去。金蟬自信不會錯看，猛一轉身，忽然大悟，回頭笑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原來剛纔站處是一片山坡，由坡上到坡下，少說也有二十來丈。那些密林俱是多年古木，合抱參天，雖是上下叢生，因爲生得太密，將地形遮住，遠看斜平，似無高低。那巖縫生在半崖腰間，二人談笑忘形，所以一時蒙住。及至回看來路，上下相去甚高，舉頭一望，纔看出危崖撐天，中腰裂開一條十來丈長的窄縫，寬處不過一尺，上下俱被藤蘿矮松遮掩，祇剛纔所見之處，略微稀疏。飛身上了隙口，往裏一看，竟是一個極幽深曲窄的巖孔，斜坡向下，形勢奇險，猿猱都難飛渡。盡頭處似見天光，照見花影閃動，知有奇境。二人因不能並肩而行，駕着劍光一前一後，順斜坡往下飛走。到了有天光處一看，祇是一個天窗，直達崖頂，中通一線，並沒有甚麼奇境，不禁有些失望。笑和尚正想招呼金蟬回去，金蟬仍不死心，答道：「當初我們在峨眉開闢凝碧崖時，也是走到盡頭，是一個突出的孤崖，上極青冥，下臨無地，幽暗逼窄，毫無意思。若非李英瓊師妹去過，又有神鵬領路，也不會發現仙府奇景。反正沒事，別處找也是一樣，這巖孔生得太古怪，總要尋個水落石出，我纔死心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左側一個稍寬的所在，壁上藤蔓中似有銀光閃閃。笑和尚忙拉了金蟬一把，悄悄飛身過去。金蟬早已看出一些迹象，猛伸手將壁上藤蔓揭起，現出一個極窄小

的洞口。一個秀眉虎目、隆準豐額的白衣少年，長身玉立，英姿颯爽，滿臉笑容，站在那裏。二人未及發言，那少年已開口問道：「二位敢莫是峨眉同道麼？」二人見那少年一臉正氣，雖不認識，知非異教中人，甚是心喜。金蟬忍不住先答道：「正是峨眉掌教之子齊金蟬。這位是東海三仙之一、苦行禪師門下弟子笑和尚。道友何以知我二人來歷？」那少年聞言，慌忙下拜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師兄。小弟乃是太湖西洞庭山妙真觀方丈嚴師婆的侄孫，賤名嚴人英，新近拜在峨眉醉道人門下。奉師尊之命，來此等候一人。」說時，臉上微微一紅，略頓了一頓，又說道：「那人該要明日纔來，祕助她得一口長眉真人遺留的青索劍。到手以後，再和她一同去助剛纔二位師兄所說的李英瓊師姊，同盜溫玉。來時師父曾說，妖人厲害，就是明日那二位師姊同來，借紫郢、青索二劍之力，也不過將他逐走，並不能就此除去。小弟道淺才疏，吩咐到此覓地潛伏，不可妄動。那晚小弟也曾冒險到北山一探，果然妖人佈置嚴密，難以下手。彼時曾見月光下一團紫光，護着一隻大黑鵰往東飛去。小弟劍光在黑夜中極爲顯目，也幸妖人祇顧追趕那道紫光，不曾發現小弟，不敢逗留，就回來了。」笑和尚一聽是長眉真人同輩的劍仙、碧雯仙子嚴師婆的侄孫，又是醉道人新收弟子，同門一家，越發欣喜，忙着還禮。聽完答道：「昨晚銀光，竟是你麼？真正門下無虛。我二人找了一夜，也未發現，不想無心相遇，真妙極了！」金蟬也喜得不住拍手。人英謙道：「二位師兄大誇獎。我日前到此，無心中尋見這座洞府，裏面奇景甚多，外人且難發現呢。今早還探出一條甬道，直通妖人洞旁一個古樹穴內，明日盜玉，甚是有用。剛剛將這條路打通回來，行至此間，看見洞外漏進天光，纔知這裏還有這麼一個小洞，正在查看，忽聽見二位師兄說話聲音。我知這裏是一個夾巖壁，下面有一凹窟，潛伏着千百馬熊，甚是兇猛，除了奇人異士，常人絕難到此。因不知就裏，伏在一旁靜聽。後來聽清是自己人，正想用劍斬去藤蔓，出來相見，不想已被二位師兄發現。二位師兄想必也是爲了盜玉之事而來，正好合力進行。請到裏面看看，如果合意，大家同住此間，豈不有趣？」金蟬正要答言，笑和尚道：「話說起來太長，我們入洞再詳談吧。」人英聞言，舉手揖客。

二人進洞一看，那洞口也是一個天然生就的巖隙，僅有數尺寬的一塊大石可以容足，裏面甚是幽暗。石盡處直落千尋，祇底層隱隱見有光亮，彷彿甚是寬敞。人英已駕起銀光在前引導，劍光照見兩面壁上，盡是碧油油的蘚蘿香草，萬綠叢中，時見嫣紅數點，越顯幽豔。也不知是甚麼奇花異草，撲鼻清香，中人欲醉。祇可惜生在這種幽暗深邃，不透天光的巖洞以內，清標獨秀，終古孤芳，不能供人賞玩罷了。劍光迅速，轉眼到達地面，纔將那段千尋高下的巖洞走完，豁然開朗，現出一座洞府。落腳處是一間廣大石室，洞壁如玉，當中一座黑石丹爐，雲牀石鼓，設備齊全。石壁上懸嵌着栲栳大一團銀光，照在四壁透明鐘乳上面，真個是金庭玉柱，錦屏珠瓔，五色迷離，莊嚴華美。人英先領

二人巡視大小石室，共有二十餘間，每間俱有剛纔所見的銀光，大小不同，因室而異。及至到了洞外一看，正門是個方形，高有兩丈，上面有「清虛奧區人間第十七洞天」十一個古篆字。洞門外仍被山石覆住，地平若砥。又走出去有十餘丈遠近，忽見清波阻路，噴珠飛雪，奔流浩浩。兩面俱是萬丈峭壁，排天直上，中腰被雲層隔斷青旻，偶從閒雲卷舒中，窺見一點點天日。陽光從雲縫裏射入碧淵，宛如數十條銀線，筆直如矢，隨雲隱沒，時有時無。奇境當前，引得金蟬、笑和尚不住口地稱讚。

原來那洞深藏絕壑凹巖之內，又有藤蔓蘚蘿隱蔽。兩道峭壁，亙古雲封，上出重霄，下臨無地，奇險峻削，不可落腳。如非素知其處，縱使來人是個劍仙異人，能夠降落澗底，踏波而行，不到洞口，也難發現。果然不愧是人間洞天，奧區福地。三人觀賞一陣，重又回身入內。金蟬忍不住問道：「看這洞府題額和設備，自然是往昔仙靈的窟宅，用不着說了。難道各石室壁上光明，也是前人遺留的奇蹟麼？」人英請二人在就近一間石室內坐下，答道：

「此洞是哪位高人修真之所，因是初來，又從未聽人說起，還不知底細。至於室內光明，乃是小弟當年在東洞庭採來螢火煉成的小玩意兒，共是二十八個。此洞甚麼都好，祇是黑暗異常，是個缺點。恰巧所有石室也是二十八間，一時高興，將它安上，倒也合用。小弟自從先祖姑同了我師姊姜雪君路見不平，從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手內救回小師妹廉紅藥之後，祇傳了不到一年的道法，便值功行圓滿，將衣鉢傳與了姜師姊，吩咐她帶着廉師妹，仍在東洞庭修煉，靜候三次峨眉鬥劍，前去相助，以應劫數。因先祖姑得意弟子、先母天聾老女早已遇劫兵解，大仇未報，小弟自幼留養觀中，雖承先祖姑賜了這一口銀河劍，但是根行太淺，先祖姑飛昇以後，無人教誨。若從姜師姊學習，又因男女有別，恐遭敵派物議，好生爲難。恰值家師醉道人至洞庭登門拜訪，談起許多前後因果，先祖姑纔想起當初教祖長眉真人遺言，命小弟拜在家師門下，從此歸入峨眉。不久先祖姑圓寂，肉身坐化。小弟拜別遺容，辭了師姊師妹，徑往成都碧筠庵。在武侯祠門首，遇見家師，說奉了掌教師尊之命，命小弟到莽蒼山相助李英瓊師姊，共敵妖人，同盜溫玉。又交代了一些話和一封柬帖，外面註明相遇和下手時日；小弟性急，又因此山甚大，不知妖人藏於何所，想先來看個動靜。自來此山，差不多已有一月光景。初來數日，一心到處尋找妖人蹤跡。那日行至洞外懸崖之上，見下面雲霧甚濃，以爲是個無底深壑，並未在意。忽見遠處疾如閃電，飛來一道光華，直投壑底，看出無人駕馭，是個寶物，急忙跟蹤追去。穿過雲層，追到下面巖凹，纔看出這裏有這麼一個洞府。小弟因爲洞太幽祕，必有仙靈潛伏，那道寶光定是洞中人在操縱發收，雖然不似邪教之人所有，不知虛實深淺，也未敢深入。多次裝作叩門試探，終不見洞中有何迴應。後來冒昧

闖入，直將全洞走完，不見一人。細查洞中情形，知道洞中主人離去已久。因爲先時慎重，耽擱了半日，那寶光已不知去向。此地既無人住，我便以洞主人自居，各室都安了螢光，每日除用功外，滿洞搜尋那道寶光下落，至今沒有再發現它。前日開視柬帖，知道李師姊同了一位周師姊，明日要來，盜玉在即，對那寶光仍不死心。全洞都好似一塊整石生成，勢難一一發掘。猜它必藏在洞中隱祕所在，有寶之處，終有迹象可尋，又窮搜了一陣，仍未搜着。下午出洞閒遊，聽見怪獸慘叫。向山北低窪之處一看，見兩個道童正用妖法驅逐七八隻大馬熊，往北面崖上走去。我因馬熊並非善獸，未去理他。猛想起此山向無人迹，這兩個道童滿身妖氣，定是妖人爪牙。悄悄跟他們走到北山崖後一個彎曲山環之內，果然發現柬帖上所說的大洞。又從那兩道童口中，得知日前已有一個女子來盜溫玉，他師父幾乎喫了大虧，更知是妖人無疑。那妖人想是有了戒心，洞外煙雲環繞，似有邪寶籠罩。因見妖法厲害，恐被覺察，當即迴轉。昨日晚間又去，剛纔已曾說過。今早無事，又在洞中尋找寶物，無意發現後洞深處巖窗內，藤蘿蔭覆中有一極窄小徑。循徑而入，越走越深，竟通到妖人所居洞外的一株古樹腹內。如從此徑前去盜玉，可以避去外洞邪法，不致被妖人覺察。回來便遇見二位師兄了。」

笑和尚、金蟬聽完人英之言，也將經過細說了一遍。人英道：「原來二位師兄另有使命。且喜時日還寬，盜玉就在明後兩日，功成之後，如不嫌我功力淺薄，小弟情願追附驥尾，勉效微勞，如何？」笑和尚聞言，連忙稱謝。又向人英道：「適纔師弟說，明日先助一位道友去得那口長眉真人遺留的青索劍，後來又提起周、李二位師妹，那得劍的人，想便是周師妹了。既然此劍仗師弟相助纔能到手，醉師叔必將藏劍之所與下手之法，先行示知。我同蟬弟日前在百蠻山失敗，也曾有借劍一用妄想。現在知道物各有主，未便妄借，頗願一聞究竟，可能說否？」人英聞言，臉上又是一紅，微現忸怩之色，答道：「若論此劍，原與李師姊所得紫郢功用大同小異，祇是取時比較紫郢要難得多。地方也離此不遠，並非小弟不肯明言，實因其中尚有難言之隱，不久自知。倒是我以前所見那道光華，不是異寶，定是極好的飛劍，遍尋無着。並非小弟心貪，既經發現，或許有緣，此時畏難放棄，異日落入外人之手，豈不可惜？何不我們三人一同加細搜尋，僥倖得到手中，豈非快事？」笑和尚一見人英，便看出他語言純摯，胸襟兀爽，不愧峨眉門下之士，心中甚是敬愛。及見他兩次提到得劍之人，都是面紅遲疑，末後又拿先時發現的那道光華岔開，情知內中必有隱情。等他說完，見金蟬還要追問，便使了個眼色，止住金蟬道：「嚴師弟之言極是，我們先助他尋那寶物吧。」

人英也知笑和尚看出他適纔語意矜持，怎奈自己平素那般豁達，竟不好意思將原意說出，祇得含糊答應道：「這洞門比裏面矮得多。那日追趕寶光，追到洞口，彷彿見它入洞，

往上斜穿進去，及至在洞外耽誤了一會兒，便不見蹤跡。忖度當時情形，不像飛入地內。這洞甚高，又有許多複壁甬道，死巖窗到處都是，雖然被我連日搜尋，祇恐還有遺漏之處。所以我想借二位師兄法眼，仔細搜查，或者發現，也未可知。」說到這裏，金蟬忽然靈機一動，插口問道：「你說那道寶光，可是顏色金黃，雜有烏光，飛時光芒閃爍，變幻不定的麼？」人英詫道：「那光華正和師兄所說一樣，怎便知曉？」金蟬又問明發現時日，拍手笑道：「恭喜師兄！這寶劍定是峨眉凝碧崖青井穴七口飛劍當中的玄龜劍，而且這劍終究歸你所得無疑了。」